

黑牡丹白牡丹

白练



白 练 著

黑 牡 丹 · 白 牡 丹

新疆人民出版社

黑牡丹 白牡丹 白 练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18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28-00414-0/I·139 定价: 2.15元

目 录

短篇小说

朋友	(1)
先后	(14)
同路人	(33)
口岸上	(44)
唉，你这个伊比利斯	(53)
标准	(72)
沙枣大妈	(88)
黑参谋	(102)
田姐儿	(113)
夙愿	(122)
暮归	(131)
隘口	(144)
燕燕	(153)
天池情	(165)
忠告	(178)
儿童文学三题	(188)

中篇小说

弯弯的路	(204)
------	---------

黑牡丹 白牡丹..... (245)

后记..... (306)

朋 友

伏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心里也象塞进了一团火似的不安。

开镰前的那套程序，顺顺当当地完成了，可我心里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缺什么呢？似乎还缺那么一点勇士临战的劲头。你看，那葱绿的麦田上，好象飘着一层轻纱，麦芒儿开始泛白，麦子转眼就要黄熟了。可这儿的人们却象逛巴扎①的游客，松松散散，不知在干些什么，就连那位党支部书记也没紧没慢的，好象没事人一样。上上下下找了大半天，才发现他在河州寺门前跟白胡子乡佬②拉家常。

“河州马，你人粗心还细呀。我的净壶坏了，你阿么知道的？”白胡子乡佬挥挥手里崭新的净壶，浓重的河州腔传得老远。这个村子叫河州村，全是河州来的人，大大小小都操河州腔。

“麻雀飞过也有个影影儿哩，眼睛跟前的事，我阿么者不知道呢？”河州马也操着浓重的河州腔，大笑着说。

“你呀！……实话说的哩！”乡佬捋着白胡子，狡黠地眨着眼睛，亲热地笑着。

“河州马”是这里党支部书记的大号。由于他姓马，大概又是从河州来的缘故，所以人们就叫他“河州马”。我来河州村的那天，他给我的头一个印象是那样的别扭：满脸的



青沙胡子，头戴一顶小白帽子，一身的青条绒，满口的河州腔。这哪里象个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简直是个宗教人士嘛。前天，他张罗着要买一把净壶。一般讲究的回民都用净壶来洗涤，没想到他是拿来孝敬白胡子乡佬的。现在，他俩谈得那样亲热，真象一对密友。

白胡子乡佬大笑一阵，然后收住笑声，眨着眼睛说：“说是说，笑是笑，正经事别忘了。”随即又补充说，“记住，这也是政策呀！”

“忘不了，忘不了。”河州马应承着。看我走过去，便撅起下颏指指我，“你看，来了工作组，可不能当摆设啊，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听得出来，他们嘀咕的所谓“正经事”，是白胡子乡佬要求过“圣纪”。据说这里的河州寺，就是河州马自作主张，在全县率先开放的，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四人帮”倒台才一年，河州马竟敢这样，已经够意思的了，现在又要过“圣纪”，这简直是得寸进尺，是明显的右倾嘛。记得在一次研究夏收问题的干部会上，就是这个白胡子老汉不声不响走进了会场，河州马和干部们都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我以为他是这里的贫协主任。可会议快结束了，仍不见他发言，我请他谈谈如何搞好夏收的问题。没料到，他冷不防提出要过“圣纪”的事来，还说这也是为了搞好夏收，要求队里给予支持和安排。真是莫名其妙！“圣纪”是穆罕默德的忌日，纯属宗教活动，这跟夏收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拉扯到一起呢？一个贫协主任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太没水平了。因为是初来乍到，我不好发作。谁知河州马却恭恭敬敬地说：“老人家，你提的问题很要紧，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过两

天回话。”

会后我才知道，白胡子老汉根本不是什么队干部，而是河州村的一个乡佬。

我刚想说话，白胡子乡佬却顺着河州马的下颏，回过头来看着我，眨着狡黠的眼睛，象是恭维，又象是挑战。很明显，河州马把难题推给我了。我确实也不能当“摆设”，就迎上去说：“乡佬，过‘圣纪’的事，就免了罢。”

白胡子乡佬嘿嘿一笑：“政策上的事，阿么者能免呢？”

“寺院开放了，政策落实了，还有啥？”

“要落实，一挂落实给沙，阿么者落实一些，留一些？”

看来，这白胡子还是难对付的软刺儿。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告诉他，上面还没指示，这个禁不能开。

白胡子一下子火上来了：“我们纪念一下穆圣，‘四人帮’当反革命者办了。现在，‘四人帮’倒台了，你还不叫我们过，政策阿么者落实给哩？白同志，你也是回回穆民，阿么者不了解我们的心呀！”

白胡子问得我难以对答，河州马出面来圆场，他这才一扬净壶，微笑着，走了。

小时候我也常参加过“圣纪”，不过，那只是虔诚一番罢了。可这二十年来，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一直压得喘不过气。现在，哪能再为这类事情去栽跟头。离开寺院，一路上心绪烦乱。走了一段路，才听得河州马恳切地说：“白同志，这件事甬慌，再考虑考虑！”我很不耐烦地说：“先放一放吧！”

“放不下呀！白同志，你也知道后天就是忌日，错过日子不行呀！”他看我不搭腔，又继续说，“上下庄子，我走了三十多户人家，劝说不要过了。白同志，你猜群众是阿么说的？”

“阿么说的？”我也学着河州腔反问。

“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前，河州村年年都过‘圣纪’，哪一年也没有影响过生产。‘四人帮’压了十年没让过‘圣纪’，生产一年比一年瞎了。什么原因？群众没有心劲儿嘛。现在‘四人帮’倒了，我们下心劲者干了。今年麦子长得这么好，也该叫我们顺心顺意过个‘圣纪’了。你看，人家说得有道理呀！白同志，我看，就让他们过吧！”

说得倒轻巧。我若没来，你河州马闹翻了天与我无关。对你，顶多说你这人宗教情绪太浓。可现在我身为工作组，我就要担担子，哪能由着你们这样干呢。

不让过“圣纪”就会影响群众情绪？这我怀疑，河州马是在假群众之名，表达自己的心愿。看来，光磨嘴皮子是磨不出结果来的，必须采取组织措施，先在党内统一思想。

会前，我就打好了主意，借口夏收工作即将开始，不能因为过“圣纪”妨碍生产。没料到晚上的支委会，却开得相当沉闷。先前开会研究工作时，支委们、干部们那样活跃，解决问题又那样痛快。这次会上，一接触过“圣纪”的事，支委们的嘴上就好象贴上了封条，低着头，谁也不吭声。这时，我突然发现团支部书记马翠莲焦急地望着我，这使我产生了希望。来河州村以后，我发现马翠莲比较开通，事事总是尊重我的意见。昨天，她还组织起青年突击队和业余宣传队，制订了配合夏收的文娱活动计划。我觉得，她是我

唯一的支持者，希望她能说上几句攒劲的话引导引导。我鼓励她大胆发言。她转动着黑黑的眸子，清清嗓子，终于说话了：“我们团支部动员青年们不去参加‘圣纪’，青年们好说服。白同志，就叫老人们过一过吧。其实，也不妨事。”

这哪里是什么支持我呀，只不过绕了个圈子罢了，不过，她的发言却打破了使人难忍的沉闷，支委们抬起头来，不约而同地支持马翠莲的意见。我问河州马，他也笑笑说：“我没意见。”

真使人感到恼火！倘若这个禁一开，立刻就会名扬四村，反正罪名是一样的，谁还来分辨你的规模大小。怎么办？棋剩一着，只好摊牌了。我说：“‘圣纪’那天，在寺院门前举行个夏收誓师大会，请公社文艺宣传队来演出节目，大家看怎么样？”

我的意见刚一出口，支委们一下子都愣了神，瞪着惊疑的眼睛，彼此面面相觑。这时河州马站起来，象炸雷一样爆炸了：“你把大戏拿到大殿里去唱，不更好吗？你是阿么价的回回穆民，竟要在寺院门前开大会唱大戏？宁可不过‘圣纪’，再甬开……”他说得那样激动，以致声音都哽塞了。

河州马的爆发，尽管带着强烈的宗教人士的情感，不过也使我意识到，不能再坚持己见了。最后，我只好表示可以不在寺院门前开会唱戏。但希望党员们分头去做群众的工作，想办法避免这次宗教活动。

散会后我留下马翠莲问起根由，才知河州马为什么那样激动。原来这里边还有他一段使人心颤的经历呢。

在“横扫一切”的岁月里，河州寺成了小分队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大殿里的毛毡被洗劫一空，寺院被封闭了，还强

逼白胡子乡佬领着人们在大殿里贴画张子，搭戏台子，准备演样板戏。那时节，河州村的年轻人对宗教信仰本来已经淡漠了，不料一封闭寺院，倒象重槌击鼓，一下子激起了他们对寺院的关切。别的地方正在高喊“捍卫旗帜”、“誓死保卫司令部”，这里的人们却在保卫着清真寺。一个晚上，大殿里刚刚搭起戏台子，第二天一看，戏台被拆除了，墙上的画张子被撕碎了，还用土块封死了大殿的门窗。全村的人一清早几乎全都离开了村子，小分队只好自己动手重搭戏台。可是第三天清早，大殿的门窗不但被照样封死，而且还在大殿的门前垒起了一堵三坯厚的高高的坚实土墙，把大殿封得更加严严实实。

这件奇事是谁干的？小分队挨门挨户查了个九九八十一，也没个结果。后来，他们便宣布这是“现行反革命事件”，指控白胡子乡佬是“罪魁祸首”，准备把他逮捕。风声刚一传出，河州马便背着行李卷自动“投案”了。他站在小分队的办公室里，操着河州腔说：“你们把党的政策糟踏完了。我是支书，找我，白胡子乡佬没相干！”

河州寺保住了，河州马却进了监牢。“四人帮”倒台后他才出狱，重见天日。去年冬天恢复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后，他便启封寺院，让白胡子乡佬重新掌管。

哦！原来河州马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件事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这样去干？倘若这是为了坚持党的政策和保护群众利益，那么，河州马这一“投案”行为，不能不使人敬佩。看到河州村的群众那样拥护他，我开始怀疑我的作法是否正确。

第二天清早，我正准备走家串户，也做些说服群众的工

作。突然，马翠莲一头扎进屋来，气喘吁吁地说：“好多社员都要走了，白同志，咋办？”

“走？往哪走？”我心里一怔。

“都说是走亲戚。其实，是要到别的村去过‘圣纪’！”

“河州马呢？他也要走吗？”

“在村口挡人呢！”

我匆匆赶到村口，只见几辆毛驴车上坐着一些老年人，正向村外走去。我冲到车前，挡住去路，劝他们回村。车上一个老汉说：“走亲戚又不犯法，阿么者不给自由。驾！”一挥鞭子，吆着驴车直往前冲。后面驴车也潮水似的冲了上来。我左拦右挡，一辆也没挡住。只好尾随着驴车向村外奔去。

走了一阵，他们突然停住了。这里集了一大片驴车子。几十个老汉、老大妈聚在一处。河州马站在他们中间，挥动着手里的小白帽子，操着河州腔在大声说话：

“……阿么了？河州村的寺院不干净吗？河州寺的阿訇不会赞圣吗？一挂跑出去者为了什么？”

“我们走亲戚呗！”一个老汉说。

“什么？走亲戚？”河州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人们，“走亲戚哄尕娃是成哩，哄我？”他捋一把青沙胡子，“我河州马胡子一大把了，哄不转哩！”

“轰——”人们都笑了。空气顿时活跃起来。

“河州马，实话直说了，过罢‘圣纪’，我们一挂回来，误不了割麦子。”又一个老汉说。

河州马一阵大笑：“咱们村上过吧，一个样嘛！”

“什么？你不是挨户动员大家……阿么现在又让过了？”

那老汉又问。

“过，过！说了算！”

“实话吗不是？”

“红口白牙齿，我河州马阿哪一次说过假话！”他一把拽过站在身后的白胡子乡佬，“老人家，你说，实话吗不是！”

“实话，实话。”白胡子乡佬转而望着我，又说：“人家工作组学问大，政策吃透者哩，阿么者不叫过呢？”

“唰”的一下，人们的目光转向我。

这个白胡子乡佬真够厉害，这一军将得我左右为难。在这种场合，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苦笑了一下。不过，我真佩服河州马，他的缓兵之计立刻奏了效，人们乐呵呵返回村子，一场事态就这样平息下来。然而，当我找他商量下一步对策时，他竟吃惊地说：“阿么了？你叫我扯谎，哄人？”随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白同志，你肚子甬胀③。这件事我们不能再依你的了。”

“为啥？”

“这件事是水上的葫芦，按不下去的。你再阻拦，人们跑光了，麦子谁来收？”

看来，已是大势所趋。但我仍然想找出个万全之计，于是又向他问道：“怎么个过法？”

“照老规程！”

“老规程？”

“嗯，老规程。开经、赞圣、宰牛、炸油香、散份子。”

“这不好吧，拿集体的东西搞宗教活动，符合原则吗？”

河州马眨眨眼，疑惑地望着我。我以为他没听懂我的话就又重说了一遍。他却笑了笑说：“白同志，话不能这么说。当时小分队也这么说的。翻开我们的帐本子看一看、阿一年过‘圣纪’不是群众搭的份子④，帐算得清清楚楚。群众自己凑钱。买队上的东西，有什么不成。再说，要开镰了，也该改善改善生活。白同志，羊毛出在羊身上，农业上的事，活的，好办！”

说话之间，会计已经来到屋里，河州马立即向他吩咐起来：“老黑牛八岁口了，没什么用处，拨给他们。白面批给二百斤。清油嘛，四十斤，够呀不够？”

“够是够了、”保管说，“队上没油了。”

“没油了？”河州马皱了皱眉头，“哎，不知道公社榨油厂有油没？”

“有油。”

“快！叫保管开上手扶拖拉机去，借上四十斤，秋后还给。”

看来，他干这类事情还真是个老手，三下五除二，就安排停当了，然后扛起一把铁锨，上寺院盘锅灶去了。

河州马的决定，好象巨石投入池子，全村顿时活跃起来。宰牛的，劈柴的，盘锅灶的，和面的，到处都在忙碌着，如同迎接节日一般。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了结得又这样轻快，不能不叫人困惑。我觉得好象演了一场戏，河州马是个出色的导演。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把我捉弄一番？捉弄就捉弄吧，你河州马敢当敢当，好在我已有了态度，大不了说我个阻止不力……

这一夜，我辗转不能入睡。

大清早，“圣纪”提早开始了，我漫步来到寺院，想看看河州马怎么当这个导演。

大殿里香烟缭绕，笼罩着一股肃穆气氛。白胡子乡佬偕同头缠白布的阿訇们，正在高声诵经。一些老年和中年人，跪在阿訇的周围，虔诚地聆听着古兰经上的赞语，有的在低声附和着。大殿外两边窗下，聚集着一些围着白头巾的老年妇女，有的在低声忏悔，有的在悄悄拭泪。

稍远处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男女青年们来来往往，十分活跃。女孩子们都披上了各色头巾，连七、八岁的小姑娘都不例外。男青年们都戴起了小白帽，他们把冷却了的熟牛肉，切成一份份薄片，均匀地分放在盛着油香的碟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单等赞圣结束，按名单发份子。他们却不去听诵经，更不去作祈祷，都在院内热闹着，大殿里的事，好象同他们毫无相干。我心想：这些年轻人，既然不是来听经，难道只为了凑凑热闹吗？正想找个青年问问，可巧马翠莲从我眼前闪过。我问她是不是也来参加“圣纪”？她低下头来，不好意思地说：“青年们都要来，我也来了。其实，也没啥，图图热闹。”

我对她说，想找几个青年谈谈，问他们为啥来参加“圣纪”。马翠莲一摆手：“不用谈了，都跟我一样。”说着，咯咯地笑着跑了。

我忽然想起，怎么不见河州马呢？左顾右盼，找遍了整个寺院，也没见他的影儿。

他为什么不来呢？不管怎么虔诚，他身为党支书，回避回避是应当的。看来，这个河州马总算还有点头脑。

我走出寺院，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马达声，循声来到村外，只见远处打麦场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打转儿。走近一看，是河州马一家人。他儿子驾着拖拉机，拖着一条大大的石碾子在轧麦场。他和他的爱人——她是全河州村唯一没罩盖头、留着剪发头的妇女——正在打扫场地。

河州马随便向我打个招呼，又埋头干起活来。我抬眼四处看看，一片杏黄，小麦已经成熟了。我好象清晰地听到那麦壳嘎吧嘎吧的崩裂声，麦粒儿落地的沙沙声。唉，多好的小麦呀！多好的收获时机，眼看就要被耽误了，多可惜！忽然村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扭头一看，只见全村人浩浩荡荡地出了村。很快，就按原先划分的劳动小组，分头进入了麦田，挥动着镰刀，嚓嚓嚓地割起来。那阵势，犹如下山猛虎，简直使我惊呆了。这边，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康拜因”也进地了。

过“圣纪”，一般至少得半天时间，弄不好要一整天。今天，怎么太阳刚冒花就结束了？

河州马拍着我的肩膀说：“白同志，今年的“圣纪”从简了。时辰提前，赞圣从简，没误割麦子吧？”

“这是谁出的主意？”

“白胡子乡佬。”

“喔……”我惊呆了。

“走，白同志，地里转转去。”

踏上田间的小道，我心情仍然平静不下来。我以赞许的口吻说道：“河州马，你的主意是对的。你不参加“圣纪”，也是对的。”

“我就不该参加。”